

从2016年起,全国许多省市相继出台户籍新政——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分,建立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。笔者闻之,心头一颤,思绪顿生。

40后、50后、60后的几代人都知晓“农业与非农业”之利害关系。这一区分的历史不长,过去,无论你是农民还是手艺人,走到哪儿都能落脚栖身,要不然上海怎能成为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?然而,

1952年后,农民再要想成为城里人就难办了。缘何?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划出了一条“农业与非农业”的鸿沟。当然,当时的政策实在是为国情所困。泱泱农业大国,如果放任人口自由流动,在当时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下,是要出乱子的。记得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还动员城里人回乡当农民。1960年,上海纺织系统就有许多家在近郊农村的女工,响应政府号召离开车间回到田头,为的是减轻城市压力,替国家分忧。

在当时党和国家的文件中,明明白白地写着“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三大差别”(即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)。而在二元结构的时代,几乎每天都在上演“农村人想成为城市人”的悲喜剧。笔者姐姐1968年高中毕业,赶上“一片红”(全部下乡),去了上海县的北桥公社插队落户,其间有概率极低的招工升学机会,姐姐没背景,轮不上。1976年,27岁的姐姐结婚了,姐夫是城里人。没多久孩子出生,小外甥也没有城市户口,因为当时户籍政策是子

随母入,要入,就得到北桥公社灯塔大队去报农业户口,外甥成了“黑孩子”。为此,姐姐的公婆冷落媳妇。直到1979年,家母退休让姐姐顶替,姐姐母子俩才报上非农业户口。1995年风靡一时的电视剧《孽债》更是对此作了形象的注解。剧中人为了获得重新做一个城市人的权利,走出抛弃骨肉的“狠心”一步,让观众在扼腕的同时又洒下一掬同情泪。

当年,“农转非”是“天下第一难”。农业人口要想转为非农业人口,只有两条路可走,一是考取大中专学校后毕业分配在城市;另一条是当兵提干,穿上“四个兜”(军官上装是四个口袋),转业后变成城里人。再有就是特殊个案了,即干部家属“农转非”。笔者当年在外省工作,每年全县“农转非”的指标屈指可数,公安局长都不敢动用,得上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分配给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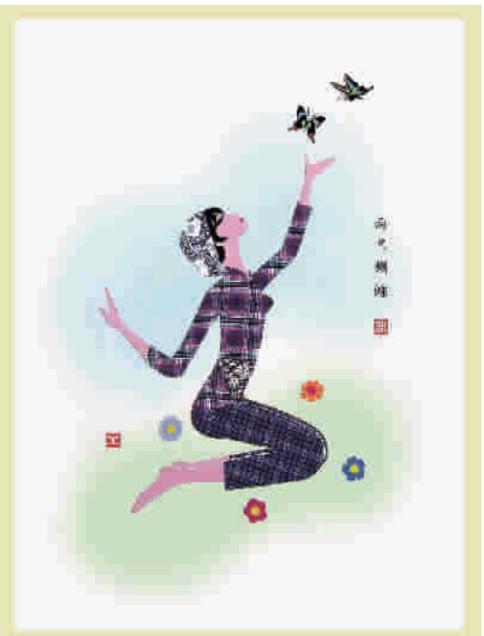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,政府能出台“取消农业户口”的政策,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较高水平后的必然趋势,是水到渠成之举。“三大差别”的消灭已从愿景开始化为现实,农村与城市的“鸿沟”开始填平。不说大道理,就说一个人人都看得清的事实:现在的城市,无论北上广深,还是内地三线城市或四线的县城,离开农业人口,城市还能运转吗?回答是NO。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变成工业大国,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出“大戏”,取消“农业户口”只是拉开了帷幕,好戏还在后头!

“鸿沟”开始填平

姚志康



边看边聊



两只蝴蝶 土布剪贴画 谢工

喜逢下雪,不禁想起了儿时爱吃的冻梨。所谓冻梨就是冬天里冰雪冻过的梨子。但这种梨并不是今天市场上见到的那么硕大鲜美,而是山野里长的表皮粗糙大小不一的野山梨。它的树身特别粗壮高大,我外婆房后的崖

桃,沉甸甸的样子十分诱人。再等“知了”叫成一片,我们就知道这时的梨虽然生硬酸涩,但稍大些的已有酸甜的水分可以入口了。外婆说梨子没熟,吃了肚子疼,可我们几个娃子哪等得及,趁外公外婆下地劳作时就上树摘梨。有次,我爬上树快要拉住树枝了,一只头角乌黑腰身细长的大黄蜂“嗡”的一声从眼前飞过,吓得我像松鼠似的顺着树干“哧溜”地滑了下来。胸前的扣子掉了,衣服也破了,让外婆好一顿训斥。

冻梨

刘向东

山里的秋天说来就来,生冷的秋风一刮,满山尽染。眼看树上的梨子一个个变了颜色,还有羽毛橘黄神情诡异的山雀东啄西啄,但外婆总有许多说辞阻止我们,非得等到下雪。终于,我们天天盼望的雪花如期而至,满天飞雪好似飘落的洁白梨花,纷纷扬扬。这时,我们几个娃子会不约而同地踩着“嚓嚓”作响的积雪去摘梨

怀旧友任大星

周晓

新世纪以来,我发表过两篇关于任大星先生的较长的评论文字——《任大星印象》《读任大星二题》,都是谈论任大星的文品和人品的,我对中国文学界少有的能形成自己独创风格的老作家任大星先生,满怀崇敬之情。

那天一早,电话响了,是我的一个亲属小辈打来的,他从网上获得信息,告诉我:“你的老朋友任大星去世了,是今天凌晨的事。”我一时被惊呆了,即拨通任哥舒的电话,终于证实了。多年来,我和大星每月总要通一两次电话,我虽然耳聋,他的声音我还是听得清的,他打来的电话,每每是这样开头的:“既没事体,就是讲讲闲话……”如今,天人两隔,这熟悉的、亲切的声音,听不到了!

当天夜里,我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次日一早,我忍不住出了门,由照顾我生活的阿姨陪同,拄杖而行来到法华镇路任家的小区。我未能到医院看望,就到他家向遗像鞠躬送别吧。未料,我直上三楼,敲门多时无人应答,邻居倒是开门询问了。我说,我是来吊唁任大星先生的。邻居竟是一副吃惊的神情,脱口说:“任大星几天前住院我们是知道的,昨天她爱人 and 女儿也回家了,但他过世却不知道。”我于是记起了昨天任哥舒电话里说“伯父生前有交待,后事一切从简”的话。同时,又猛然醒悟:大星这是悄悄走的啊,他不愿意惊动任何人,悄然走了!这天晚上,嫂夫人任碧珍来电话说明情况,对我废然而返表示歉意。这些情形,让我又一次深深体察到了大星的豁达开朗,超然物外和宽以待人的个性。

若问,大星先生这样走了,会不会太寂寞?我以为不会。我想,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在的延安西路1538号,经张抗抗等作家作为散文标题出现于报端,已颇有知名度,眼下是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,人们路过,有人会因读书而想起,有一位名叫任大星的作家兼编辑,曾在这里为孩子们耕耘了数十年……

我想,各个大小图书馆(包括国内外),会有任大星的书陈列、出借,还会有出版社人会继续再版重印他的作品,我过去统计过他作品的品种数量还会增加,喜欢他作品的少年儿童还会延续,甚至延续若干世代。他作品的寿命将会比他的生理年龄长得多。

我想,儿童文学界的理论家们,对任氏兄弟——任大霖任大星兄弟创作道路的研究,应该会有新的热情了。刘绪源先生在任大星去世当天,立即奋笔写了纪念文章,我很认同其内容,那个题目尤其好,深得我心:《大星永远闪烁》!

养育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一种无毛、美味、低脂肪又不怎么污染环境的杂交型新鸡种,前不久由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遗传学家阿维格多·卡哈纳培育成功,不久将“飞”上人们的餐桌。

普通有羽毛的肉鸡,为了迅速生长,要消耗大量的能量,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要产生大量的热。它们必须散去这些热,否则体内温度就会过高,就会死掉。因此,在炎热的季节或者炎热的地区,肉鸡的生长速度就会大大放慢。正因如此,这些地区的鸡肉往往很贵。

卡哈那利用分子遗传学培育出的这种无毛红皮小鸡,虽然看起来形状有点古怪,但由于它们不长羽毛,就无需散热,而能把能量用在生长上,因而大大缩短了生长周期,降低了鸡肉价格。

这种无毛鸡还能给饲养业者省去大笔用于为鸡通风散热的资金,同时使鸡毛加工厂大大节约给鸡拔毛时用的水;而且在排出的大量废水中,既没有羽毛,也没有屠宰时剔去的油脂,从而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。

但是,在寒冷季节和对寒地区,这种裸鸡是否适宜生长,还是个问题,很可能会增加饲养业者用于保温取暖的费用。这是科学家目前正在研究解决的问题。

没有羽毛的鸡

王瑞良



指着小屁股道:“好痒啊,我的‘蜜桃’。”我们闻之大笑不止,更感不可思议。我想,许许小学生作文的用词水平也不过如此了吧。

前一阵子,发现这小鬼好几次仰天长叹:“我学不会画画了!”此言一出,吓得我们蜂拥过去宽慰他说:“没问题的,你才开始学,多画一定会的。”其实小家伙多虑了。想他三岁不到,用各种颜色的笔信手涂来的线条,给个搞设计的朋友看,他便赞道:“真是天马行空,线条极流畅。”双休日,小鬼在客厅里玩橡皮泥,不留心把外婆吃的一撮香瓜子打翻在地。小脑子灵机一动,先把橡皮泥捏成切成一半的土豆状,又把香瓜子捡起,一个个(还是小头朝下)插满之,我们见后惊,这不是活脱脱一个小刺猬吗?神了。此时,小鬼自己却跑开了。

老师你知道这些吗?

童自荣

我是搞配音的,所以对小家伙的声音极敏感。那是一种奶声奶气、脆脆甜甜的音色,味道很独特。听他平时说普通话(他不太说上海话)就是一种享受,如同在听动画片的配音。自然,他还喜爱拉开嗓子,响亮不走音亦不知疲倦地歌唱。随手拿一只杯子或一根香蕉,就是他想象中的话筒了。记得有一次他当众表演(当然只是玩玩而已)唱到一半,嗓子空白了,全场是可怕的一片寂静。总以为他会逃下舞台,却不料小鬼停行了片刻说:“对不起,老师,我再唱一次不行?”倒把那评委老师感动得泪都下来了,且扑上台去按住了他,连声说:“可以,可以,小朋友,我们再来一次,再来一次。”

七夕会

可怜天下父母及他们父母的心。我们希望小外孙,还有所有的小外孙们都能健康快乐、无忧无虑地成长。须知,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于是,我常常会这样想:像我小外孙在校外的这些表现,幼儿园天使一般的老师们是否都注意到了,了解到了?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再细致一点,敏感一点,尽心尽力,那妨碍小朋友健康成长的可能性就会压缩到最低的程度,是不是这样?

七夕会,我们小时候,难得上天,离开故乡多年的我又想起了冻梨。于是从市场上买了几只梨子,用竹筐盛着放到室外,心想让雪捂捂冰冻冻也能变成冻梨吧。然而,一夜下来,湿漉漉的梨子上并无半点积雪,也无被冻的迹象。没几天便发黑腐烂了。细细一想,世间事物都要遵循天理。比如这冻梨吧,地理环境的不同,野生与“家养”的差异都会影响其生成。唯有故乡的雪天,故乡的水土,故乡的山梨和故乡的情结,才能造化出令我难以忘却的美味冻梨啊!



身体是有记忆的

施月波

每一个人都有记忆,有些会刻骨铭心。而所谓的记忆通常由大脑储存,并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触发。

苦难的记忆往往会成为人奋斗的动力。这是我的经验之谈。因为生命遭受重创,我视健康为人生之最;因为曾经的一贫如洗,我追金逐银;因为想更多地享受生活,领悟生命,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。人生经历的坎坷,生命过程的山重水复,都无法阻止我勇往直前。而这一切的底蕴,就是对苦难的记忆。那些记忆在我懈怠时,鞭策我努力,在我消极时,责令我奋起,并在幸福的光芒里,时时警醒自己。

然而,未曾想到身体也是有记忆的。身患癌症十八年,我一直以一个健康人的状态生活着。有天早上,我突然倒下了。只能躺在床上,一坐起来,就感到头晕得天旋地转。当时我以为过一阵就好了,但没想到越来越严重。其间,我挣扎着起床,却一步都不能挪动,一动就摔跤。我急了,禁不住胡思乱想:担心是癌症转移到大脑而导致身体失衡,我目睹过许多脑转移的病友都是这样的症状。不容再拖,我打电话到办公室,请同事帮忙送我到医院。各种指标一路做下来,发现颈椎有问题。我不由松了一口气,但在接下来的挂水时,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:随着针头的插入,一股难耐的灼热沿着静脉一直蹿到心房,人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,接着一阵恶心排山倒海而来,一时,呕吐得翻缸倒盆,最后连苦胆水都吐了出来,一如十八年前化疗时的情景。当时,我就这个反应和医生作过探讨,医生说,颈椎问题也会引发呕吐。

前几天,公益组织“中华粉红丝带”的发起人李苏来沪,我们一起在“枣子树”饭店相聚。点菜时,她正好有电话进来,自诩是老朋友,知道她喜欢吃绿叶菜,就再点了一份米苋。以为这菜广州少见,想给她尝尝个鲜。上来的菜品很嫩,是用筷子炒的。菜,确实很合她的胃口,她连吃几口,说挺好吃的,是什么菜?不等我答话,一边的柴老师向她介绍开了,怕她不明白,还一笔一划地写菜名给她看。这时,我发现她怔了一下,下意识地用手捂向胃部,紧接着说要上洗手间。然后,那顿饭就在她不停穿梭在饭桌和洗手间之间结束。一度,她还肚子疼得厉害,急得我要把她送医院。事后,她告诉我:十年前化疗时,她很想吃米苋,不想吃了后由于化疗反应剧烈,她又吐又泻,很是折腾了一番。“想不到十年后再吃此菜,竟仍有如此反应。”她感慨万千。

因为相同的经历,我和她聊起吊针呕吐的事。惊奇之余,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:身体是有记忆的。

是啊,大脑的记忆可以因人的意志而转移,所以苦难的记忆会转化成动力,成为人生进取的力量;而身体的记忆足够强大,强大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在人生的层面上,这记忆以一种独特的语言,担负着某种警示的责任。这警示,让我更加懂得:珍爱生命,热爱生活。

子。意外的是一仰头一望,除了树顶枝梢上还有两三只黄澄澄的梨子外,其余的都不翼而飞。原来外婆早已叫人摘好了梨,用藤萝盛着放到了房檐上。我们吵着要吃梨,外婆笑眯眯地搬来梯子,从房檐上的筐里掏出几个递给我们。这些梨分明

是硬邦邦的冰疙瘩,上面还结着晶莹的雪碴子。我们拿着梨对着嘴不停地哈气。眉开眼笑的外婆说,这是冻梨,冰凉冰凉的,等暖和些再吃。可我们毫不在乎,都急不可耐地啃着梨。起先咬上去还有点硌牙,但很快就酥脆可口,那种酸中有甜汁液清凉的滋味如同我在北京吃过的山楂冰糖葫芦。有趣的是,外婆拿了几个冻梨放在大瓷碗里倒上开水,那黄绿色的梨子瞬间变成了深褐色。随后,外婆跷起兰花指轻轻剥去烫软了的梨皮,再拈着梨把给我们。而脱了皮的冻梨雪白透亮,水灵灵的模样宛如剥了皮的岭南荔枝。不过,荔枝太甜太粘,远不及冻梨那么汁水充沛爽脆沁人。



有年冬天,难得遇上大雪,离开故乡多年的我又想起了冻梨。于是从市场上买了几只梨子,用竹筐盛着放到室外,心想让雪捂捂冰冻冻也能变成冻梨吧。然而,一夜下来,湿漉漉的梨子上并无半点积雪,也无被冻的迹象。没几天便发黑腐烂了。细细一想,世间事物都要遵循天理。比如这冻梨吧,地理环境的不同,野生与“家养”的差异都会影响其生成。唯有故乡的雪天,故乡的